

从《未刻本叶氏医案》浅谈叶天士治腰痛经验

张楠¹ 赵岩松^{1△}

[关键词] 叶天士;未刻本叶氏医案;腰痛

[中图分类号] R274.36 [文献标志码] B [文章编号] 1005-0205(2020)04-0080-03

《未刻本叶氏医案》(以下简称《未刻本》)是叶天士门人所录的叶氏门诊医案,程门雪评价说:“虽系寻常门诊之作,寥寥数语,而处方之妙,选药之精严,有非他人所能望其项背者。”其中记载有叶天士治疗腰痛(含腰酸)的19则病案,包括标实、本虚两大类,辨证细致,用药考究,理法方药皆有可观之处。现将这些医案予以分析归纳,探讨叶天士治疗腰痛的思路与经验,以期对临床治疗有所裨益。

1 标实性腰痛

感受寒湿或湿热邪气均可引起腰痛。久居湿冷之处或涉水冒雨,寒湿之邪留着于腰部,寒性收引,湿性黏滞,腰部经络阻滞,气血运行不畅则发为腰痛。或因长夏炎热多雨,湿热熏蒸,蕴结于腰部,阻遏经脉从而发为腰痛。或中焦不运,或肾不化气,皆可导致水湿内停,泛滥腰府,困阻经气,引发腰痛。《未刻本》中记载有3例标实性腰痛,其中2例为寒湿,1例为湿热。

1.1 寒湿腰痛

《未刻本》中属寒湿腰痛者,一例为“阳困失旷,胸闷腰痛。苓姜术桂汤”^[1];一例为“肾虚湿着,腰为之痛。茯苓、于术、炙草、干姜”^[1]。“阳困失旷”是指寒湿阻滞气机,卫阳失于输布,症见“胸闷腰痛”,以苓、姜、术散寒湿、止腰痛,加上桂枝以振奋胸中阳气。另一例“肾虚湿着”揭示本虚标实的病机,急则治标,散寒除湿见效后可着手补肾治疗。处方源于《金匱》中的甘姜苓术汤。《金匱要略·五脏风寒积聚病脉证治》第16条“肾着之病,其人身体重,腰中冷,如坐水中,形如水状,反不渴,小便不利,饮食如故……甘姜苓术汤主之”寒湿外感,阻闭经络作痛,故用茯苓渗利水湿,以干姜、白术健脾燥湿,散寒除痹。《本经》说白术“主风寒湿痹”,

干姜能“逐风湿痹”,应用于寒湿腰痛颇为适宜。甘草配伍白术能益气健脾,配伍干姜则辛甘化阳,增强散寒除湿之效。以上二案用药相似,却体现出振奋心阳、脾阳以驱寒湿的不同侧重。

1.2 湿热腰痛

“湿阻发黄,腰痛,溺赤。台术、小赤豆皮、茵陈、米仁、连皮茯苓、白苦参”^[1]。本病例中腰痛作为黄疸的伴随症状出现。观其描述为“湿阻发黄”,用药以淡渗利湿为主,兼以苦寒清热,并且使用了健脾燥湿的白术,可知本例黄疸为湿重于热,处方类似《金匱》茵陈五苓散。湿热瘀阻,脾色外现故发黄,湿阻经络故腰痛,湿热下注则溺赤。茵陈利湿退黄,苦参清热燥湿,为治黄疸要药;白术、薏苡仁健脾利湿;赤豆皮、茯苓皮能以皮走皮,渗利肌表经络的湿邪。本例所提示的湿热腰痛的根本在于驱除湿热邪气,对因治疗重于对症治疗。

2 本虚性腰痛

因先天禀赋不足,后天劳累过度,或久病耗伤,或年高体弱,或房劳过度,均可引起正气亏虚、下焦肝肾亏损,筋骨经脉失于濡养而发生腰痛。《未刻本》记载的本虚性腰痛病案均与下焦亏损有关,可细分为肝肾阴虚、肾阳不足、肾精亏损、奇经病变四类,每类各举数案以供探析。

2.1 肝肾阴虚

从《未刻本》中选取腰痛属肝肾阴虚证案例二则:“腰痛心悸,烦动则喘。少阴肾真不固,封蛰失司使然。切勿动怒,恐肝阳直升,扰络失血。熟地、茯苓、左牡蛎、泽泻、牛膝、鲁豆皮”^[1];另一则为“左脉弦,不时神烦,头旋腰痠,食下少运。此少阴空虚,阳浮不潜使然,药饵弗宜偏于温热。熟地、牛膝、左牡蛎、茯神、白芍、柏子仁”^[1]。

《医学衷中参西录·腰痛》说:“肝主筋,肾主骨,腰痛为筋骨之病,是以肝肾主之。”肝肾阴液不足,不能濡养筋骨,所以发生腰痛。《未刻本》中此类案例除了腰痛(腰酸)症状外,还可见到心悸、脉弦、神烦、头旋、气

基金项目:北京中医药薪火传承“3+3”工程项目宋乃光传承

工作站(2016-SZ-C-64)

¹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(北京,100029)

[△]通信作者 E-mail: zyscbn@163.com

逆等表现。此类案的临床特征为腰痛与烦喘并见。叶天士认为内风由“身中阳气变动”而来,虽与多个脏腑有关,但都涉及肝脏。因肝为风木之脏,主动主升的缘故^[2]。肝阴不足、肝阳偏亢,或肾阴亏损、水不涵木均可引起阳浮风动,上扰头目心神则眩晕、心悸、心烦,旁及脾胃则气逆、食少,冲撞肺脏则作喘。在治疗上,应滋补肝肾之阴,佐以熄风潜阳。如上述两案使用熟地、牛膝补肝肾壮筋骨,牡蛎潜阴不涵之阳,茯苓(茯神)宁心健脾,稽豆皮、白芍、柏子仁濡润养肝,配合牡蛎增强熄风潜阳功效。

2.2 肾阳不足

从《未刻本》中选取腰痛属肝肾阴虚证案例二则:“腰痛如折,肾将惫矣。枸杞子、肉苁蓉、附子、生杜仲、穿山甲、鹿茸”^[1];另一则为“肾虚腰痛。鹿茸、附子、杜仲、菟丝、巴戟、茴香、人参、茯苓”^[1]。

阳气能温煦肌肉腠理,推动血液运行,阳虚失于温煦,则寒凝肌腠,血行不畅,发为腰痛。这类腰痛以腰脊冷痛为主要表现,并有遇寒加重的特点。上述两则病案均使用了鹿茸、附子、杜仲,揭示肾阳不足的病机。鹿茸能峻补肾阳,肉苁蓉、菟丝子、巴戟天皆可温补肾阳。附子振奋命门火,杜仲温肾强腰膝。此外肾阴肾阳互根互用,案一“腰痛如折,肾将惫矣”提示肾虚明显,腰痛症状显著,治疗重在温通,并以枸杞子平补肝肾阴血,于阴中求阳之意。故案一使用穿山甲以走窜通络,并有助于肾阳布达。案二使用人参、茯苓,此处别有深意。人参能大补元气,并可增强其他药物的效力,茯苓“能引诸药入于至阴之界”(即下焦)^[3],交通心肾。

2.3 肾精亏损

《未刻本》内腰痛属肾精亏的病案中较典型的有如下三则:“劳伤肾真,腰痛咳嗽。贞元饮。”^[1]“肾虚,腰痛腿痠,下焦怯冷。还少丹。”^[1]及“遗精腰痛,下体怯冷。沙苑、肉苁蓉、茯苓、线鱼胶、鹿霜、羊内肾、杜仲、补骨脂、菟饼、覆盆子、巴戟、胡桃霜”^[1]。

劳累过度、久病耗伤、房劳不节皆可损耗肾精,导致腰府失养,引起腰痛。同时,肾阳以肾精为基础,精亏阳虚而生内寒,寒凝经脉形成腰痛。肾精不足不能纳气,可见气逆咳嗽;阳气失于温煦则下体怯冷,失于固摄则遗精。案一相对病情较轻,用贞元饮(熟地黄、当归、炙甘草)填补肾精,降逆止咳。案二、案三已见到精亏阳虚的症状,治疗时应兼顾补肾填精、温肾助阳两方面。案二所用还少丹中生山药、山茱萸、楮实子、枸杞子、生地黄、熟地黄、肉苁蓉为填补肾精用药,巴戟天、杜仲、大茴香则起到温肾助阳的功效。案三药物鱼胶(线鱼胶即切成丝状的鱼胶)、菟丝子饼、肉苁蓉、羊内肾能补肾填精,沙苑子、鹿角霜、杜仲、补骨脂、巴戟

天、胡桃霜可益肾兴阳。以上种种药物即是叶氏所说的“柔剂阳药”,能填补精血不足,既非桂、附之温燥而劫夺脂液,也非知、柏之苦寒而妨碍气血流通。叶氏认为“精血皆有形,以草木无情之物为补益,声气必不相应”^[3],需用血肉有情之品方显功效,故喜用鹿角霜、鱼胶、羊肉、羊内肾、阿胶、龟板等填补精血。

2.4 奇经病变

《未刻本》中腰痛案例尚有属于奇经病变者:“带多,腰痛。熟地、鹿角霜、杜仲、沙苑、枸杞子、白薇”^[1];“久利,脉涩,腰痠。鹿角霜、川续断、禹余粮、紫巴戟、赤石脂、椿根皮”^[1]。

奇经病论治是叶天士的一大特色。叶天士认为肝肾脾胃与奇经在生理、病理上有联系,在疾病状态下可互相影响。久病劳损、下元亏虚、精血内耗,均可影响奇经,形成奇经损伤。奇经病在治疗时应注意“通”的原则,注重气血调畅,对于虚证也应补而兼通^[4]。

《素问·骨空论》说:“任脉为病,男子内结七疝,女子带下瘕聚”。任脉有热,失于固摄,则带下不止。带下所出也是人体的阴液,带下过多,日久可暗耗肾精。督脉主腰脊,内络于肾,肾精不足,督脉失养,形成腰痛之病。处方以白薇清任脉之热,止带下,护肾精;熟地、枸杞子填补肾精,肾精充足则督脉得养;鹿角霜、杜仲、沙苑子通督脉之气,气血运行通常则腰痛可愈。

肾为水脏,主阴液,肾阴为全身阴液之根本。任脉为阴脉之海,其循行与少阴相联系,带脉能围束纵行经脉,使脉气不得下陷。患者下利日久,任脉、带脉气机受到影响,并可进一步引起下利。同时久利耗伤津液,损伤肾精,累及督脉,发为腰酸。脉涩是津液耗伤的佐证。在治疗上以禹余粮、赤石脂、椿根皮固涩止泻,截断耗伤阴液的途径。川续断入带脉,巴戟天入任脉,鹿角霜入督脉,三味药用以调理奇经气机,恢复奇经的正常功能,达到止下利、治腰痛的目的。

3 小结与讨论

通过上述的分析,可以初步总结《未刻本》中叶天士治疗腰痛的一些经验:辨治从标实(湿邪)与本虚(肾虚)两方面入手,治疗时先治标实后治本虚。同为湿阻,应辨别寒湿与湿热;同为肾虚,应细究肾阴、肾阳、肾精之不足。治疗作为他病兼证的腰痛时,叶天士细究全身症状,明确引起腰痛的病因病机以精准用药,不落入针对症状治疗、舒筋活络止痛的俗套,如“湿阻发黄,腰痛,溺赤”及“久利,脉涩,腰痠”二案。

在用药方面,对于辨证属肝肾阴虚的腰痛,除常规滋补肝肾之外,叶氏注重对阳化内风的诊察,从兼见症状进行判断并结合使用平肝熄风潜阳等治法,体现叶氏的整体辨治观念,而非将目光局限于针对患者腰痛的治疗;对于辨证属肾阳不足的腰痛,叶氏不单用辛热

之品以温阳,而是注重阳气的生成与布散,以甘咸温补、活血通络类药物施治,不用温燥洪烈之品;辨证属肾精不足者,则不可以通途的补肾阴、肾阳类药物治疗,需用“柔剂阳药”及“血肉有情之品”达到填补的目的;对于证属奇经病变的腰痛,叶氏有自己独到的选药心得,可供临床医师参考使用。

腰痛虽主要责之于肾,但肝主筋、脾主肌肉,肝肾同居下焦,精血相生,有“乙癸同源”的联系;脾肾协同运化水湿,故腰痛的产生也与此二脏相关。当代医家在探讨腰痛的发病机理时,大多认为肝肾不足为内因,跌扑损伤、风寒湿邪外袭为外因,亦与脾脏相关,治疗时需兼顾标本两端,恰当使用补益肝肾、健脾除湿、活血化瘀等治法^[5]。如高才达认为肝肾不足,筋脉瘀滞是腰痛的基本病机,以培补肝肾、舒筋活络为治法,方用白芍木瓜汤(白芍、木瓜、鸡血藤、炙甘草、威灵仙)加减治疗^[6]。沈宝藩从肾虚、寒湿、血瘀入手辨治腰痛,处方以补肾壮阳通络汤(仙灵脾、巴戟天、狗脊、杜仲、牛膝、续断、乌药、松节、当归)加减^[7]。同时,临床医师多在内服汤药的基础上,辅以针灸、推拿、拔罐、耳穴、刮痧、中药熏蒸、中药贴敷等外治法以增强疗效^[8]。此外,白松棉^[9]对65例腰痛患者进行证型统计,对证型与疼痛程度关系进行研究后发现,肾气内虚证是最常见的中医证型,该类患者疼痛程度相对较轻,而气血损伤证患者表现为疼痛明显,这可对临床辨证指征不明的腰痛提供用药参考。

综上所述,当代中医对腰痛的治疗理论仍未超出

传统认识范围。当代医家多同时使用补益肝肾、散寒除湿的药物,叶氏则有祛邪与扶正的先后之别;当代医家针对肾虚证治疗时,多笼统使用补肾药物共同组方,叶氏在治疗时辨证更加细致,用药更具针对性。叶天士治疗腰痛的经验可在临床实践中,尤其是对肾虚腰痛的分证治疗中发挥价值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叶天士. 未刻本叶氏医案·何澹庵医案[M]. 上海: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2010.
- [2] 成都中医学院. 中医各家学说[M]. 贵阳:贵州人民出版社,1988:184.
- [3] 叶天士. 临证指南医案[M]. 宋白杨校注. 北京: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,2011:208.
- [4] 李冠霏. 叶天士奇经辨证探讨[D]. 北京:北京中医药大学,2007.
- [5] 杨鹤祥. 应用中医内治法治疗腰痛疾病的理论探究[J]. 辽宁中医杂志,2013,40(4):698-699.
- [6] 邱新红,李淳,邱新萍,等. 国家级名老中医高才达治疗腰痛临床经验[J]. 中医临床研究,2015,7(15):6-7.
- [7] 赵翠霞,阿衣努尔·木合买提巴克. 沈宝藩名老中医辨证论治老年腰痛的经验[J]. 陕西中医,2017,38(7):949-950.
- [8] 王亮,王莹莹,杨金生. 腰痛中医外治疗法临床研究[J]. 世界中医药,2013,8(4):472-476.
- [9] 白松棉. VAS 量化腰痛在不同中医证型中的分布研究[D]. 北京:北京中医药大学,2018.

(收稿日期:2019-10-13)